

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(一)

——从《忆秦娥》看词的“比兴寄托”

叶嘉莹讲诗词

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

这首词的作者不能确定，但不管是不是李白作的，它都是非常好的一首词。如果确实知道作者，知道他生平的经过、感情，就切切实实知道这首词写的是什么事，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感情。不知道作者也有好的一面，因为不知道作者就可以自由联想。这首词也是如此。虽然有人说是李太白所作，可是没有切实证明，而且跟李太白的风格也不是完全相似的。

“秦娥梦断秦楼月”中的诗词传统

从表面上看，写的是秦楼上的一个女子“秦娥”。美丽的女孩子就叫“娥”，《古诗十九首》“娥娥红粉妆”，“娥娥”是女子娇美的样子。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”，她(他)所伤别的是离别。词里常常写的是男女之间对所爱之人的怀念。这个女子可以怀念所爱的男子，也可以是男子所怀念的对象，所以词里的女子可以是怀念的主体，也可以是被怀念的客体。

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”要欣赏诗词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一定要注意到诗词里面的传统。秦楼和秦娥给人的联想是什么？从前在秦国的时候，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叫弄玉，她的丈夫叫箫史，据说是一个仙人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最好的娱乐就是吹箫。有一天，箫史和弄玉吹箫时引来了一只凤凰鸟，两个人就乘着凤凰鸟同时成仙了。这个古代传说是美好的。你如果平生能得到一个真正所喜爱的人，能有共同的欣赏和爱好，这是人间最美好的事情。可是现在这首词所写的是美好的事情破碎了。“箫声咽”，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箫声是快乐的箫声，可现在是离别，

所以吹出来的都是呜咽、哭泣的声音。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中，“客有吹洞箫者”，在我的客人里有一个吹洞箫的；“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”，洞箫的声调是这样悲伤，表示一种哀怨的感情、一种相思爱慕，好像在哭泣，好像在诉说；“舞幽壑之潜蛟，泣孤舟之嫠妇”，这哀怨的声音，可以使那深幽山谷里潜藏的蛟龙都来到水面上跳舞，可以使得在孤单的船上被抛弃的女子哭泣。那呜咽的箫声是哭泣的声音，是引起了孤单的人悲哀感情的一种声音，所以是“箫声咽”。什么人听到的“箫声咽”？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听到的？他说是“秦娥梦断秦楼月”，假使“秦娥”就是指当年的弄玉，那么就是她所爱的那个人，跟她一起吹奏洞箫的人，现在不在了，他们分离了，破碎了，所以是“梦断秦楼月”。

人常常在梦中追寻现实中不能得到的东西，在梦中相见怀念爱慕而不能见到的人，所以“秦娥梦断”就是美好的梦破碎了，惊醒了。唐末五代词人韦庄有一首词，“昨夜夜半，枕上分明梦见”，昨天晚上，更深夜半，我在枕上分明梦见了所爱的那个人。后面描写梦中的那个人是什么样。最后“觉来知是梦，不胜悲”，梦里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了，等到我醒来，才知道是一场梦，真让我有不可忍受的悲哀。梦中越好，醒来才更加悲哀，所以“梦断”，正是“觉来知是梦，不胜悲”的时候。

不仅如此，正在“不胜悲”的时候，举头一看，目中所见的是高高照在秦楼上的明月。李白写过那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小诗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苏东坡也曾写过《水调歌头》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我们希望共同看天上的月亮，当我看到明月，就开始怀念远方的人，所以

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”，这就增加了相思怀念的感情。所以写到这里，写到很深刻的相思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”。我只是今天的夜晚才怀念你吗？不是。我每天每年都在怀念你，是“年年柳色”。

“柳色”蕴含的两种感情

“柳色”已经变成中国的传统了。第一个用“柳色”的人是非常有文学的美感和欣赏能力的。春天草木初生的时候，柳条从冬天的枯干僵硬，变得柔软，变成黄的、嫩绿的、深绿的颜色，到长得茂密起来，变化是非常鲜明的。所以“年年柳色”，是每一年当杨柳变绿的时候，由鹅黄嫩绿转变过来的时候，那是最新鲜的感受。而新鲜的感受之中唤起人感动的，一个是季节的美好，一个是时间的消逝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，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，怀念你所怀念的人。唐朝有一个诗人曾写过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”。这个闺中的少妇本来没有很悲哀的感情，当春天来的时候，她偶然来到楼上，忽然间看到那路边杨柳的颜色改变了，这样美好的季节猝然而至，可是没有人一起欣赏，她后悔让她的丈夫离开那么远去打仗，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爵位，牺牲了生命中的美好和感情。

不只是唐朝有这样的传统，关于“柳”的象喻，可以追寻得更远。《古诗十九首》第二首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”，实际上写的是这个楼上的女子的相思怀念。总而言之，中国诗词说看到“柳色”的转变，一个就是季节的美好，却不能与所怀念的人共度；再一个就是时间的消逝，每一年杨柳绿，就代表一年光明的消逝。《红楼梦》中也曾经提到《牡丹亭》的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，“良辰美景”是季节的美

好，对比的是“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”所以最使人心慌的是，如果我们都永远如此，再也不改变，千年百世我也可以再等下去，可人生不是如此。你就算有千年百世等待的感情和心意，你没有千年百世等待的生命。这就是时间的残酷，我愿意等待，可能等待多久呢？

“灞陵伤别”，因为他所写的背景是秦，秦在陕西长安城，附近有个地方叫作霸陵，也可以写作“灞陵”。灞陵附近有一条水，叫灞水，灞水的岸叫灞岸，种的都是柳树。在唐朝，长安是首都，来来往往的很多人，每一年在长安城外的灞桥上都有人送别。还有一个传统，就是送别时常常折下一枝柳条，送给那个要走的人。“折柳”有两种联想的意思。一个是从声音引起的联想，柳跟留声音很相似，柳是从木卯声，留下面是个田，上面卯字也是声，所以这两个字的声符是一样的。这个声音的联想意味着我舍不得让你走，想把你留下来。还有一个联想是从形象引起的，因为柳树是万缕千条，这样细腻柔软，我们比喻人的情感，不是也常说情丝万缕吗？这就是折柳相赠之所以成为送别之风俗的由来。所以诗人说，当秦娥梦醒看到秦楼月的时候，她也并不是只有今天这个晚上怀念，而是年年每逢春好，经过灞桥，看到千丝万缕的杨柳，就会哀伤于你和我遥远的距离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一场春雪

夏荣发

远看众山白纱，如梦幻般，风中依然飘落的雪花，是这个城市最美丽的颜色。

一场雪像是隔了数年的约定，这放眼可见的距离，从山腰到终于到了山脚，属于城市的浪漫，似一首歌，却在山林里如风般呼啸。年少不知雪也愁，只记雪压竹林，油灯昏黄。积雪深深，却掩盖了冰冷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繁华，不知道什么是未来，不知道世事多艰难。

那些年虽然一直未远离，但也少有回到老家。从县城到龙溪的路，需要经过月亮湾，有一回和那时的女友，如今的妻子一起回去，从月亮湾搬着几十斤的行李走到了龙王湾，那个时候感觉这一段路程好远。也许是环境的变化，后面的雪终究是没有这么大了。

前面的工作还是看着黑色的煤炭灰尘在空气中飘动，后面转身几年后，却是总能在每个冬天伴着厚厚的积雪。某一次一千多海拔的地方，某个夜晚，我在路边的雪上划上风雪夜归人几个字。

人生哪能事事皆如意，总是丢三落四，捡了雪花白，忘了桃红和柳绿。这些年因为工作，却是不敢对雪生太多喜爱之心。在冬天总是想趁着第一场雪还没来到的时候送妻子和儿女先回去。

我们的意识里，熟于自己的房子才是自己的家。其实每年开学以后，清明左右也会下一场雪，而后才是春天。总是担心雪太大，冰太厚，夜黑路滑，几次开着车，在那转弯处，车不再已的漂移，职责所在又不得不不停止前行。我们都知道身不再已…心不由己，感叹时也命也，却又想学那些人一样大声呐喊我命由我不由天，高山仰止，我等蝼蚁，终究只是在山脚或者河对岸。

这些年最伤神的就是两个字上岸。哪里是彼岸，哪里是坦途？醉后不知天在水，醉后扶着的终不是船舷，也看不见星河。有时候，咫尺天涯。我记得那年值班，碰见一家人从成都赶回团圆，也许是路太陡弯太急，就在家门口几十米远的地方车子翻进了旁边的沟里。

有时候，天涯咫尺。有一回接到外地公安的协助，他告诉我某个人的姓名、年龄，老家疑似还有兄弟，我就去查档案，最终帮助失踪三十多年的她回到了家今年春节前后，都下了一场雪。

我感谢上苍的怜悯，虽然有很多阻隔，但我们终究还是相逢。去了一趟重庆，虽是奔波，路途慢慢，看着高速上连着接触的几辆车，妻子说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也无所谓。是的，慢一点，人生不在乎这一点时间。妻子十多年未见好友，终是恰好相逢，我们能把酒言欢。海来阿木唱的歌“不如见一面，哪怕只一眼”，这世间所有的思念不一定是箭，但一定是条线，牵着两端。距离或长或短，但是最美的终究是相逢一笑。



《游乐》

卢先庆 / 摄



2020年清明前，在巫山县庙堂水库工程所在地，我偶遇了一个“小老头”，他其貌不扬、身显单薄、一身“邮政绿”、不善言谈，却是2007年感动重庆十大人物，2008年全国邮政系统先进个人，2009年重庆市道德模范、重庆市劳动模范，2010年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职工标兵，2011年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，重庆市巫山县邮政局官阳邮政支局投递员王安兰。

初见“小老头”

3月23日，我们作为庙堂水库的先遣队，一行5人，租了套三层砖房，正式入驻庙堂水库施工现场(原巫山县庙堂乡庙堂村)，自然而然我们便有了邻居。31日下午，隔壁邻居“维稳”说他家要来亲戚，他老丈人和丈母娘，他要准备炖猪蹄！家里来客人了，女婿女儿自然要好好准备，毕竟是最亲的人。他随后又说了句“我老丈人也是这个地方的人，家就在你们隔壁”，第一反应我便想到了青梅竹马，对着“维稳”会意一笑，其中的意思自然他也明白。

晚上9点多，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门口，下来一对老人，男的个不高、有点瘦，左眼比右眼小，女的背明显驼背，身体瘦弱单薄，但能看出来年轻时定是美女。刚下车，就开始从车厢搬东西，有吃的喝的，还有鞭炮礼花，我顺手帮忙从老人手里接过米袋子，放到门口，碰触间，老人的手让我感觉到了“沟壑”和“毛躁”。

庙堂偶遇“小老头”

李海斌

寒暄了几句，“维稳”把我们几个“外乡人”介绍给老人，老人笨手笨脚、手有点抖，从裤兜掏出烟发给我们，只说了句“吸烟”，抽烟的同事客气的接过烟，寒暄了几句，我们便离开了邻居家。“维稳”在送我们出门时说他老丈人不善言谈，但是个名人，是劳模，还参加过去年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”阅兵典礼，叫王安兰。

“生死邮路”主人公

我记住了这个名字，这个略似女性化的名字，王安兰。回到住地，用手机浏览器输入“王安兰”，热搜有2个，一男一女，男的便是“维稳”的老丈人，原来他是重庆市巫山县官阳邮政支局投递员，在庙堂乡被整体搬迁前，他已在这里做了19年的步班投递员，曾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19年间，他共投递邮件131万件，投递党报党刊80万件，从未发生过积压和延误。他“爬行”过的山路超过16万公里，相当于绕了赤道4圈。《光明日报》(2013年07月26日10版)《穿越“生死邮路”》记重庆市巫山县官阳邮政支局投递员王安兰》里有这样一

段：素有“小西藏”之称的庙堂乡，曾被列为“中国最贫困的10个乡镇”之一。这里地处大巴山深处，东连神农架，南靠巫山，西临平河，北接湖北当阳，全乡平均海拔2000米，乡政府所在地距县城175公里。从公路尽头的官阳镇到庙堂乡，约80公里的羊肠小道要翻过多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大山，很多地方只能手脚并用，在悬崖峭壁间爬行。1998年前，这里曾是巫山县唯一不通公路不通电的乡，当地约80%的居民从未到过县城。这个“小西藏”的对外联系，全靠王安兰这样的步班投递员。这便是这个其貌不扬却不简单的“老小头”的“完美简历”。

随后一部仅20多分钟的微电影吸引了我的眼球，由老人19年步班投递历程改编的微电影《生死邮路》，短短20多分钟，让我对这个“小老头”有了更深切的了解。当看到他冒着大雨、顶着烈日、跋山涉水、穿梁越溪、来回三趟终究把一份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本人手里，画面是他满脸血迹，确面带笑容，我不由的流泪了，就在这一刻，我找到了我在这条“水电路”上坚持走下来的理由，老人家不忘初心，我辈必将牢记使命！

诗雨

迎春花(外一首)

南木子(重庆)

一个孩子坐在窗边读书
清晨的泥土在连续的挖掘声中
渐渐松软

当她背诵一篇古文，书中
渐渐传来琵琶声
春意心一动，雪化了

她反反复复，一遍又一遍
在词语中延伸，扩展
根须终于拱开泥土，喷涌的晨光
趁机推开了黑夜的围困

在她的抑扬顿挫中，春雨落下来
她合上书，站起来，一把推开窗
迎春花在枝头
探出一张三月的脸

赶春的列车，正驶向无边的原野

原野无边，没有什么能挡住
到来和离开
更无边的，是青草
在离新年的热闹三十里之外
连夜涂刷着春天的列车

推动列车驶离的，是烟花的灰烬
和一地的瓜果残屑
告别的场面，总是尘埃遍布
不太好闻
也不太好看

车身外
所有的挥手都牢牢地定格
在无影无踪处

只有风，才会摇摆不定
在心绪起伏之间

